



塔克拉玛干少年的一个梦

名家走笔

总第 5928 期 投稿邮箱: essay@cnnb.com.cn 配图 孟拓亚

◎谢志强

作家和作品的关系,像母亲和儿子的关系,当你  
要称赞母亲时,最佳的方式是赞赏母亲的儿子,可能  
儿子长得不怎么样。所以,我要感谢宁波文联和评  
委。我觉得也是对塔克拉玛干那个少年的奖励。  
我写的长篇小说里,塔克拉玛干意为“进去出不  
来”,而少年进去出来了。他采取的是儿童的方式,  
跟着火狐走出了沙漠。他像雪孩一样,向往太阳,  
趁夜向太阳升起的方向奔跑,可是,当太阳即将升  
起的时候,他不得不返回,因为,他会被太阳烤化。  
这是整个故事的一个主导意象。  
那时,我跟塔克拉玛干少年的年龄相仿,过了  
近半个世纪,我终于用小说的方式写了我童年的  
记忆。在那个封闭的绿洲环境里,面对无垠的沙  
漠,一个少年,常常做梦,甚至出现幻觉。  
当前最热门的词语就是中国梦。怎么写中国  
梦,中国故事? 每一个人的故事,每一个人的梦,才  
能构成中国梦。当然,包括少年。

我做了一辈子的梦。至今,我还有个习惯,早  
晨起来,先躺着不动,回忆昨晚的梦。这是我的乐  
趣。我还清楚地记得儿时的许多梦,飞翔的梦,收  
获的梦、寻找的梦、探险的梦、战争的梦、动物  
的梦。现在回忆起童年的梦,梦有了象征和寓意。  
高中时,一位同学从来不做梦,他说梦是什么? 我  
奇怪,还有不会做梦的人。我想,一个人一辈子连  
梦也不做,那么,他的一生多么没趣。大多数梦不  
可能达成,不可能实现,但是拥有了梦,毕竟增添  
了生活的乐趣。对写作者,梦也是一种生活。一个  
人能够以丰富、轻逸的梦去抵挡和消解现实的枯  
燥和沉重。其实,梦也能改变世界。

我童年时代,就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而言,最雄  
心勃勃的口号是:改造世界,改造自然。于是,我  
的父辈作为第一代垦荒者,向沙漠进军,让沙漠变  
成绿洲。总之,要改造沙漠。那是当时的主旋律。  
少年也积极融入。只不过,少年有少年独特的方式。  
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但是,我在《塔克拉玛干少  
年》里,放入了童年一个真实的梦:梦绿沙漠。可  
以算是那个时代的中国梦。

在现实里,少年不敢进沙漠,可是,在梦中,少  
年进入了。他把军用水壶的水浇到了沙丘上的红  
柳丛中,他听见了红柳畅快的饮水声,而且,像掘  
开了泉眼一样,红柳喷出枝条般的水线,所到之  
处,沙丘绿了。少年在沙漠里打滚,滚到哪里,哪  
里就出现绿。绿色蔓延开去。  
少年,也就是我,以为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  
事,那么多大人辛辛苦苦地劳作,只开垦了沙漠边  
缘的一点点,而一个少年,轻而易举地就把沙漠梦  
绿了一大片。

少年意识不到梦境和现实的界限。我记得,第  
二天,我感到自己伟大起来,得意起来,打算跟小  
伙伴进沙漠去寻找去见识我梦绿的那一大片规  
模不小的沙漠。当然被大人及时地阻止了,却收  
不住我的心。

那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还在托羊倌、  
地质勘测员去发现我梦绿的一片沙漠。我固执地  
相信,塔克拉玛干沙漠,那“死亡之海”,“进去  
出不来”的地方,有我梦绿的一片绿洲。因此,我  
在小伙伴里,还落了个“牛皮匠”的绰号。

写小说,就是用“谎言抵达真实”吗? 写作者  
首先要自己相信,不然读者怎么能相信? 改变一  
样东西,有多种方法,少年采取的是梦的方式。用  
梦的方式改变了沙漠的生态。

现在,我们知道,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  
平等的关系了,必须尊重自然。当年向沙漠进军,  
许多地方,人类不得不撤退了,沙漠重新收复了  
它的地盘。我清楚,现实并不存在我梦绿的那片  
沙漠,但是,我童年的一个梦放在沙漠里了,放了  
那么久,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沙漠里文学的绿洲。  
我相信它没被沙化。一个人的中国梦,穿越不同  
的时代,性质起了变化。因为,面对沙漠,我感到  
人类的渺小和脆弱。

犯关犯关真犯关

宁波话趣谈

织网时光

往事印痕

◎赵淑萍

“犯关”一词,唐代传奇小说《柳氏传》中出  
现过。小说讲的是才子韩翃和爱姬柳氏悲欢离  
合的爱情故事。其中,有两首脍炙人口的诗《章  
台柳》和《杨柳枝》。“章台柳,章台柳! 往日依  
依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  
安史之乱中,韩翃和柳氏天各一方。他差人带着  
诗暗访柳氏下落,在庵堂中找到柳氏。柳氏以诗  
作答:“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  
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后柳氏被京  
中蕃将沙吒利劫去。虞侯许俊打抱不平,用计为  
韩翃夺回柳氏。其中,写到许俊去番将府,“乃被  
枉执轡,犯关排闥”,意思是冲进大门,又闯进小  
门,这么说,“犯关”有冒险、闯关的意思。

而在宁波话中,“犯关”用作副词,有“非常”  
的意思。比如:“这人犯关有趣!”用作形容词,  
有危难前手足无措、一筹莫展或情况十分糟糕  
的意思。我曾听一位老宁波说一首民谣:“犯关  
犯关真犯关,宣统皇帝坐牢监,正宫娘娘担监饭,  
文武百官做行贩,小小泥鳅吞老鸭,苍蝇飞过  
太白山。”他用宁波话念,一韵到底,很有节奏  
感。皇帝坐牢,大臣做小买卖,岂不是天下大乱?  
当时,我以为民谣中的“太白山”就是秦岭主峰,  
即中国大陆东半壁的最高名山,又叫太乙山的。  
“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西当太白有鸟  
道,可以横绝峨眉巅”,这是何等的高峻。泥鳅  
吞鸭,苍蝇飞过太白山,这不是逆天了吗?

后来我知道,原来,宁波也有太白山,海拔  
653.6米,为北仑诸峰之首,系鄞州、北仑两区  
界

◎虞燕

“红太阳,升东方,南海涛涛放金浪。渔家姑  
娘在海滩,飞梭走线织渔网,织网哟……”  
“织成渔网心欢畅,渔村冲破千重浪。千层  
大网撒碧海,载回鱼虾装满仓……”  
这首老掉牙的《织网歌》,我会哼几句。它总  
能令我想起儿时各家的院子或屋子里姑娘婶子  
们聚在一起梭飞线走织网的情景。而那个时候  
的我,只会躺在她们织好的渔网上打滚。

自小学三四年级的暑假开始,我开始给妈妈  
“打工”——帮她织网、缠梭子,赚些零花钱。  
我一直觉得织网是件考验耐性和智慧的手工活。  
得先去网场称来网线(整顶网织完后,网场会将  
成品和剩下的线一并称重,若分量少了,是要扣  
工钱的),网场会配给一张纸和几个尺板,纸上  
写明了这顶网的规格及织法。渔网有多种规格,  
必须严格按照规格编织,否则不但工钱全无,还  
要赔偿网线钱。妈妈把网线背回家后,开始在长  
凳或椅背上起头。起头在整个渔网的编织中是  
举足轻重的,起头的网眼数量若不正确,那整个  
网就废了。所以,妈妈起好头后要反反复复数好  
几遍,确定无差才接着织第二层。编织法有好  
几种,什么平织法、穿心结等,我只会最简单的。  
有时候,一顶网需要多种织法,且网眼的数量、  
网眼的大小在中途需根据渔网的特定要求作一  
些变化,一不小心就会出错。若错误已经酿就  
——发现有漏眼、残眼、错眼等,也是可以及时  
补救的,经验丰富的织网者会用剪刀把织好的  
网由下往上剪开,她们叫“劈网”,不一会儿,  
那顶网就重生了。在当年的我眼里,那技术简  
直是变魔术。

织网需要两样最基本的工具——尺板和梭子,  
它们表面光滑、平整、竹质均匀,据说需选择  
多年生的青竹作为坯料。初学织网时,我的精  
神高度紧张,生怕出错——左手小心翼翼地紧  
捏住

山。宁波话中有“怨气太白山”,就是夸张地  
说这个人的怨气有多大。窃以为,民谣中的“太  
白山”,也该是这一座吧?

这首民谣,在宁波各地都有不同的版本。其  
他版本中,说到人的,有“新科状元做行贩,县  
官老爷去讨饭”,“秀才先生挑粪担,钦点翰林  
去逃难”等;说到动物的,有“红皮老鼠拖小  
猫”、“老鼠咬断石门槛”、“埠头黄鳝拖老  
鸭”、“蜆螺沿过太白山”等说,反正都是颠  
倒过来的事。这里,“埠头黄鳝”是非常有宁  
波特色的,它专指守着小地盘坐享利益的人。  
整首民谣幽默、诙谐,根本就没有“犯关”的  
忧虑、不平,而是一种调侃、嘲讽,充满了民  
间的智慧。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实是一件大快  
人心的事情。

可能是这首民谣太有趣了,以至于当时瞎子  
唱新闻也常常用作“书帽子”(开篇唱词),比  
如:“犯关犯关真犯关,宣统皇帝坐牢监,正宫  
娘娘担监饭。红皮老鼠拖小猫。世上新闻交  
交关,且听我来说一番。”还真有点比兴的手  
法,以此来说明新闻的奇和新。

但是,“书帽子”也有惹出祸来的时候。瞎  
子唱新闻渐渐演变成宁波滩簧。1923年,艺  
人筱文斌在上海新世界演七十二小戏之一的  
《卖橄榄》时,开篇唱了一句“犯关犯关真  
犯关,阿拉娘舅名叫猪头三”,大概是谐音吧,  
触怒了舟山大老板朱葆山,朱葆山便以宁波  
同乡会董事名义,下令停演宁波滩簧。后由  
艺人倪杏生疏通,经周常如出面调停,才让  
筱文斌把宁波滩簧改称“四明文戏”,在新  
世界重新演出。

这可真是无妄之祸,你说犯关不犯关?

尺板,右手颤颤巍巍地拿着梭子,然后将梭子  
上的线打在尺板内侧……左手同时按住梭线  
和尺板,右手提梭下拉。总算完成一个死结后,  
还要移掉尺板扒开网眼仔细瞧一下,确认没有  
织错才继续,直到重复着同一动作织完所有匝  
数。渐渐熟练后,速度明显加快,整个人也很  
放松,可以边织边聊天。但即便到了这个阶  
段,我一天其实也织不了多少,小孩子皮嫩,  
那个提梭下拉的动作会让网线在掌心往下部  
位勒一下,每织一个网眼都会被勒一下,如此  
一天织个2000眼,手心那里就会发红发疼。  
后来,我只在妈妈做饭、洗衣服的时候织一  
会,但每顶网织完后,妈妈还是会很优待地  
给我五块十块的“打工钱”,而一顶网的总  
工钱一般也就三四十块的样子(加工费以万  
为单位,每织一万个网眼大概三到四毛)。当  
然,也有特别巨大的网,织完有100多元的  
工钱,记忆中,我们家只织过一次。

夏日晚饭后,左邻右舍的婶婶阿姨姐们  
会把网夹在腋下或连凳子带网一起往我家大  
院子里凑,绿色的渔网这儿一片那里一堆,常  
惹得淘气的孩子们在上面跳来蹦去,网的主  
人略心疼地在一边嚷嚷:去去去,都把我的网  
弄乱了。我跟几个年龄相仿的女孩通常会安  
静地坐成一排织网,一顶网可以同时允许几  
个人一起织,我们有时候一起织她家的,有  
时候一起织我家的,边织边讨论些我们感  
兴趣的话题,小嘴和小手都没歇着。就算偶  
尔暂停下来咬咬耳朵,分享一下小秘密,也  
始终把尺板和梭子牢牢握在手里,以便随时  
可以继续。

当天黑似墨,我们便自觉退出织网的舞台,  
妈妈们则借着院子中黑白电视机的那点荧  
光继续飞梭走线,速度和质量几乎不会受影  
响,她们中的很多人都会盲织。我们经常在  
尺板与梭子的叩击声中进入梦乡,那是当年  
的夏夜里最寻常的摇篮曲。